

我见我闻

书面文学的意义

艾克拜尔·米吉提(哈萨克族)

那一天,参加在内蒙古鄂托克旗图书馆举行的“青山书角”揭牌仪式,准备返回北京时,旗文联主席送了我一套蒙古族作家阿云嘎文集,并弱弱地说了一声,阿云嘎老师是我们鄂托克人。我很感动。我和阿云嘎交往多年,他是一位用蒙古文创作的小说家,小说写得非常别致,那种强烈的草原色彩,非他莫属。遗憾的是,几年前他翩然驾鹤西去,留下了这样一套九卷本的《阿云嘎文集》。

这就是书面文学的力量,人走了,文字还在,光照后人心灵。

书面文学,对于一个民族文化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。

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,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,有许多民族还没有书面文学,那时候,少数民族文坛迫切需要零的突破,让那些没有书面文学传统的民族,拥有书面文学。

然而,这需要历史的积淀。恰恰这一积淀由新中国来完成。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了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,在推翻一个旧世界,建立一个新世界之初,采取的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举措,便是全民扫盲。是的,许多目不识丁的文盲,开始识文断字。与此同时,开始普及教育,那些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——从母系氏族社会、奴隶制社会、穴居巢居、刀耕火种时代,一步跨入新社会,开始接受现代教育的民族,根据教育经济学30年周期,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生效率。这些民族纷纷开始出现第一代书面文学作家。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,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,把曾经不平等的历史一步跨越,进入文化平等阶段。

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,有二十几个没有书面文学传统的少数民族,先后涌现本民族的第一代书面文学作家,重新改

写了本民族的文学史,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书写了新的篇章,那是多么伟大的社会进步,堪称无与伦比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,少数民族文学有了新的变化。

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,少数民族文学是在完成填补空白的历史使命,那么党的十八大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在完成质的提升。

藏族作家阿来在其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《尘埃落定》之后,发表了一系列新作,始终引起文坛关注。而最初作为诗人登上文坛的他,新诗集《从梭磨河出发》又还原了他作为诗人的特性,使人耳目一新。他说:“梭磨河是我家乡的河流,是我喝着它的水长大的河流,这条河是大渡河的上源之一,大渡河后来流入岷江,岷江流入长江,一直奔流到上海,这是河流之地。我就在那样一个有雪山、有草原、有森林的地带长大,当然我的书写就是从这里作为出发点。”他重新以诗歌的形式讲述发生在藏地高原上的故事,用灵动的诗句描述生机盎然的崇山峻岭、草原与河流的细微细节。

当然,还有一种现象引起诗坛关注,那就是以吉狄马加为首的彝族汉语创作诗歌群体,如阿库乌雾、阿苏越尔、巴莫曲布嫫、佩伍拉且、吉木狼格、阿诺阿布、普驰达岭、禄琴、鲁娟、阿索拉毅,以及后来加入的更多年轻诗人同频共振。被学者们解读为“民族志诗歌、文学人类学写作、社会情感符号、边界写作、颂歌、民族志诗学、转型期彝族诗歌”,由此探讨当代彝族汉语诗歌与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,被延伸到当代彝族汉语诗人,借用包括非遗文化在内的民族文化意象,来抒发情感或追求诗学意境。

年轻人辈出,这也是近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坛现象,几乎都是接受过良好高等教



育的莘莘学子,他们出手不凡,高屋建瓴。更为重要的是,每一个民族都有一批新人在创作,这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。已经没有了80年代的那种焦虑,也毋须填补历史空白,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,正在以一种空前自信的方式坦然前行,这也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达。

可喜可贺的是,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女诗人、女作家,他们以自己独特的心路历程,生命体验,阐述着这个新时代。她们的作品温润优雅,诗行亮丽入心,给读者带来独特的阅读喜悦。

一大批中老年作家笔耕不辍,时有新作问世。如布依族作家潘灵、仫佬族作家潘琦、土家族作家蔡海海、蒙古族作家鲍尔吉·原野、土家族作家温新阶、仫佬族作家赵剑平、壮族作家黄佩华、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·阿斯木、维吾尔族诗人狄力木拉提·泰来提等,在不斷奉献新力作。

由中国作家协会推出的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”,推出了一批又一批作者作品集,为

少数民族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责任,也是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举措。

2024年5月19日在盐城举行的吉狄马加诗歌分享会上,我曾献诗一首《心中的雪山》:

听说盐城这里海拔7.5米

有大量的滩涂湿地

我前天还在天山

翻越著名的果子沟

雪山就在眼前

就在我心间

今天来到

平展展的盐城湿地

当然看到了丹顶鹤

盐城

我愿意把我心中的雪山送给你

是的,我愿意把我心中的雪山献给盐城,这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走向融合,由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缩影。

(作者系第十一、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,著名作家)

名家名笔

桃源,桃源,桃花源

冯艺

心仪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,活了大半辈子,明知陶渊明笔下描绘的世外桃源是个乌托邦,而那一幅如梦如幻的恬静风景,在脑海里总是挥之不去。也许普天下的人们,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便是自己的世外桃源。对我而言,如能寄情山水,远离嘈杂的俗世,晨读夜息,在大自然中,哪怕几天,几个小时,心灵会得到充实,缺氧的大脑会获得清醒,这是我的梦想。

没想到,我对陶渊明笔下的那块土地的梦想变成了现实。那天,因为天气原因,飞机足足晚点了5个多小时,到桃花源机场已23时了。走出机舱,我就感觉吸入一阵阵桃花吐露的芬芳,温暖从心底涌上,我确信这里便是陶渊明的桃花源了。

我是个对江河好奇的人。翌日清晨,沿桃源的大街向沅水走去,就像走在一条怀旧的录像带上,我原本很多散漫模糊的情绪,渐次归于一条思路之上。我猜想桃源因陶渊明的美文,随后日月鸣响,南北呼应,上下千年里,且不说那些政客,光是李白、王昌龄、刘禹锡、黄庭坚、袁宏道和后面的沈从文、丁玲、翦伯赞等人的接踵而至,他们的足音,依然能够在心中响遏行云。这些历史岁月的诗篇,至今仍放射着熠熠绚丽的光芒。我真的为文学如此巨大的力量而高兴。

“仙人成邑里,烟水作城池”。于是,1000多年前,朝廷就索性设置桃源县。与此同时,沅江之滨,桃源学宫、文昌阁、漳江书院纷纷始立,“壮丽宏杰,为一邑之胜”,器宇轩昂,书声琅琅,文风浩浩。这是一幅流动着的人文图景!《桃花源记》又该是多么大的一笔财富!山水若无人做线,不过只是风光风景;如果有了文人赋诗抒怀,这风光风景便有了脉动。一条流经时间的沅水,漫江碧透,雍容丰盈,无比温情。行至江岸,我看到了一个码头。小时候我跟着母亲第一次上省城,就是从高高的码头走到水边乘船前往的。环顾这座临水的古镇,我立马觉得桃源古镇与码头之间应该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。

也许,更早的时候,桃源根本没有船只。不知是哪一天,突然岸边来了一艘木船,没多久又来了一艘。人们从船上卸下

物品,也从岸上往船里装运东西。一来二往,那地方就热闹起来。为了方便行走,人们沿着坡岸砌起了石阶,这就成了码头。有了码头,来往的船多了,人也更多,一个商埠或城镇就形成了。这就很容易使人明白,不仅仅因为文章出了名,当时之所以设置县府,还因为桃源,“当五溪之冲,通七省之衢”,江水能通联四方,码头便是往来送客的驿站。从中可以想象当年这条航道上商船客船你挤我拥、风帆猎猎的情景。我再注视码头。码头的石阶,也许是久无踩踏,失去了光滑,有些阶梯已经塌陷,石缝里长出了些青黄不接的野草。这是个已经打盹了的码头,如今已经被高速公路、机场、高铁所取代,水上已无太多的船只,失去了热闹。回身绕看,高楼耸立,充满现代气息。置身在这样的场景里,百感交集。时代的发展必然废弃一些已经失去实用意义的事物。然而那些事物曾经有过的灿烂,依然让他们回味无穷,至少为后人留下能回忆的东西。岁月的流逝,码头可以打盹儿,而曾经在码头上穿行过的人文永远不会消失。

立于镇边街的丁玲纪念馆,这是桃源县的一个文化地标,这是民主革命家宋教仁倡建的湖南省立女子第二师范学校原址,后来改名为桃源师范。虽经多年的雨打日晒,有一座两层黑白白色洋楼,几经当地政府维修,依然保持了原有的风貌。我来的时候,天下着小雨。这是个让人怀旧的时节,从唐朝李白开始,桃源就被置身于纷繁的雨季,思绪与细雨成为相互映衬的背景。顺着楼梯走到二楼,这是当年丁玲求学的教室。现在成为了展厅,每个房间都有走廊相连,陈列着丁玲各个时期的照片资料和她的相关出版物,其中就有我早年读过的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和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。20世纪80年代初,我在北京上学时,在某场文学活动中,曾经聆听了丁玲先生的演讲。她提出文学创作要反映时代;要创造典型人物;要启人心智;在艺术上要感人肺腑,能够打动读者的心。至今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。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,自由解放的精神深深融入了她的灵魂,毅然解除与表哥的婚约,与好

友、后来成为瞿秋白夫人的王剑虹一起来到沅水之滨,在省立女子二师求学,开始了她的追梦生涯。她的一生为了情感而生也为文坛意气所累,对世俗置之不理。虽备受质疑,依然勇往直前。她笔下的人物经历了无数的悲欢离合、兴衰荣辱,但最终都在时间的洪流中消逝。这就如同人生,无论经历多少悲喜,都需要自己去面对和承受,无人能替代。也许今天的年轻人,也难懂她当年的心境。在历史的光影中,桃源铭刻了丁玲坎坷一生中一段重要的生命缘。于是,我边走边想着丁玲对自己的影响,我的步履便有了一份阅读的分量。

沿着江堤而行,听江水汤汤,河水翻涌着浪花,连同声音和光线,随波远去。人困心静,我又仿佛听到了沈从文先生笔下的沅水。曾经读过他的《桃源与沅洲》,他写道:“从桃源坐小船沿沅水上行,船到白马渡时,上岸岸走去,忘路之远近,乱走一阵,桃花源就在眼前了。”“桃源既是个有名地方,每年自然有许多风雅人,心慕古桃源之名,二三月里携了《陶靖节集》与《诗韵集成》等参考资料和文房四宝,来到桃源县访幽探胜。”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,尚有人能如此雅兴,桃源果真是一个世外桃源了。沈先生说,桃源的这种风雅的形成,应该源自三闾大夫屈原。屈原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到,当年自己就坐着一名叫桃源划子的小船在桃源“清明透澈”的沅水,溯流而上,去住出产香草香花的沅州。一路上,屈原诗兴大发,“痴痴癫癫”吟着“朝发汪诸兮,夕宿辰阳”。沿岸“黛色无际的崖石”,那些随手可摘的“幽香眩目的奇葩”,溪谷里生长的芷草,那种小小回旋的溪流,“合成一个如何不可言说的迷人心目的圣境。如果没有这种地方,屈原便再痴一点,据我想来,他的文章未必就写得那么绚丽。”想必,以沈先生之心,在沅江里乘舟而行,也会与屈原一样,有着一样的雅兴,加上对故乡河流的深情,他们笔下传递的情感,让我这今人也感觉嗒嗒有声。

于是,我必须在沅水上体验一把泛舟之旅。从桃源县城往上游不远,沅江的左岸,有一列依水而建的吊脚楼,叫兴隆街。沈从文当年从桃源乘船溯流而上凤凰,曾在这里

上的岸。望着那些水边街铺,灰墙黑瓦,木门木窗,经风历雨,现已是斑驳残旧,但还想象得出当年这条街道的风貌。现实与梦幻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地旋动着,仿佛看到一个背着桐油纸伞,身挎布袋,正在迈开步子走向文学大家的身影,然而没有想到他的人生道路却是那样曲折而不凡。

时过境迁,沅江水面依然那么整齐,一幅江南诗意舒展而来。我乘坐的机动船拖出明晰悠长的涟漪,清新的江风迎面吹来,带着青草的气息,我的视线又随着两岸蔓延。船到了水心寨,便进入了夷望溪。夷望溪是沅水的一条支流。一溪柳岸桃注,空谷清灵。四周可见各种个性鲜明的植物,一丛丛,一片片。底下溪水清澈见底,两岸的绿树完整地倒映在水波里,融化在梦幻里,我仿佛与这杂树、这溪水融为一体。忽然,我看到在水心寨的悬崖,蔓延在杂树的枝丫上有一种草,长叶飘拂,花朵下垂成一长串,风致楚楚,倒映在波光潋潋的水面,煞是喜人。夷望溪镇的朋友告诉我,这就是屈原在文章里所说的“香草香草”,是一种兰科植物。此行能够一睹令我想象中的香草真容,果然不虚此行。溪边一茶树,一蓬蓬的都是野生植物,都在自然的状态中形成和成长。它们通过根须和种子繁殖,不需谁来呵护,水就是它们的生命,在水的滋润下,一天天茁壮生长。那些溪边与杂树杂草一起生长的兰科植物,更是有着惊人的生命力,它们要在绿荫下还没有盖满以前,通过光合作用,储备充足生长素,一代又一代,成长了上千年,让我们多多少少还能看到了屈原、沈从文当年的桃花源。水声潺潺,这是一曲散发着乡土气息和山村恬静的绝美田园诗,山光水色和深厚的人文底蕴融为一体,相得益彰。如此景致,我便感受到那种穿过田园的风中有一股流动的人文气息,与总是安静的桃源,配合默契,内外呼应。心中若有桃花源,何处不是云水间?这可能就是我们在精神上的憧憬和追求了。所谓人生的留恋和趣味,也便在桃源这桃花源里露出其面目。

(作者系广西作协名誉主席,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)

烟火人间

一听说我们七十四五岁的老两口,在炎热的三伏天,跑到地处青海省的柴达木盆地自驾游了一周,几位知己的朋友都说:“你们俩呀,都玩疯了,不怕把这把老骨头扔在那儿?”说心里话,开始我也曾考虑柴达木盆地海拔高达2600米到3200米,局部甚至海拔接近4000米,万一有高原反应,身体受不了怎么办?我倒没什么,年轻时候负责过山东省支援西藏、新疆、青海的对口支援工作,到西藏的日喀则、新疆的喀什、青海的海北州等地去过多次,如今虽说上了岁数,应该问题不大。可是老伴儿还比我大两岁,能受得了吗?又一想,她一辈子光知道按时上班,没走过多少地方。多次问我柴达木盆地在哪里?我也想,少年时期地理课本上就知道了柴达木是个高寒缺氧又荒凉的地方,听说如今发生了巨大变化,何不既满足老伴儿一个愿望,也填补自己一个空白?聪明的外甥听了我的打算,自告奋勇:我就是个开车的司机,外出不用请假,开了几十年大车了,我带你二位老人自驾游吧。说办就办,在网络上给我们预约了出租汽车,飞机一到西宁市的曹家堡机场,就拉着我们径直朝茶卡盐湖奔去。

夜幕降临的时候,我们赶到了茶卡镇,真是大变样了啊。记得8年前,我参加一个文旅课题的调研,第一次来到茶卡镇的时候,这里除了基本的接待设施,还谈不上什么城市建设,住宿在条件相对简单的宾馆里,晚间气温降下来,只能靠厚厚的棉被御寒。如今可好了,不仅宾馆有空调,整个城市建设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:崭新的小城高楼林立,宽敞的街道横平竖直,四通八达,灯火通明,瓦蓝天空中的星月也像是刚刚被水洗过一样,闪着耀眼的光。怪不得茶卡盐湖成了游客打卡的胜地,就为这美丽的夜色,也不枉来此一游呀。至于那人人向往的盐湖,更是像进入仙境,坐上小火车乘兴一游,晶莹剔透的盐雕公园映入眼帘,高原风景、神话故事、牧民生活……组成的水晶宫似的盐雕群像,把人带入无我的境界。至于那脚蹬鞋套下湖拍照游览的人们,更是喜气洋洋,得意非常。据说,今年前8个月,来这里旅游的人数突破了260万。

由茶卡盐湖到德令哈,是柴达木盆地地势比较复杂的一段,不仅有多条国道穿行,而且还是山峦起伏,沙漠频现。最惹人眼目的便是牛羊、青稞、草原和看上去沙漠里宛如神话世界中不停转动的风葫芦,这些身大力不亏的风机,排列整齐、不停转动的家伙,竟借着高原的风把无声无息的光明,从柴达木盆地把光和热送到了祖国的东部。

柴达木盆地的降雨量历来是偏少的,这也是造成高原长期干旱的重要原因。近年来开展的保护生态环境的工作,让许多过去年干旱的草原焕发了新的生机。虽然高原的草场厚不过寸,却像硕大无朋的绿色地毯,给苍茫大地和连绵群山裹上摞都摞不住的无限生机。途经的乌兰县、都兰县一些新开发的牧场,不时掠过一片片羊群、牦牛群,间或还有三五成群的野骆驼和野马群穿行其间。这情景,让我那一辈子都不知道什么叫浪漫的老伴儿,不光不断地停下拍照,居然破天荒地放开歌喉,唱起了“蓝蓝的天上白云飘,白云下面马儿跑……”的歌曲。我开玩笑地和外甥说,你舅妈都玩疯了。

美丽的德令哈,柴达木盆地的骄子。当我们穿行在绿茵覆盖的大道上,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那位“我只愿面朝大海、春暖花开”的青年诗人海子,想起他那“从明天起,做一个幸福的人/喂马,劈柴,周游世界/从明天起,关心粮食和蔬菜/我有一所房子/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……”柴达木盆地,真的让人飘飘欲仙。看吧,绿意盎然的山峦,状如游云的羊群,动漫般转动的新能源风机,蜿蜒穿梭的高速公路,人间天境的盐湖,绿意盎然的青稞田和油菜花,湛蓝的天空镶嵌的白云……

真的有点“疯”了。连续三天每天几百公里的奔波,让我们有一点喜出望外:没想到奔八的人在高原缺氧的柴达木盆地,还能如此欢快。终于,在格尔木一个名叫“将军楼公园”,我们找到了答案:我们之所以还能老当益壮,主要是在前人的大树下乘凉:如果没有一辈接一辈人的努力,哪有今天的幸福生活?

柴达木,我们来了。我也像“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”的孩子。由衷地向祖国母亲致以赤子的祝福:祖国,您好!

(作者系著名作家,第十二、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)



华夏